

星期文库

译苑草木多故事之六

寻花绕寺行

谷羽

唐朝诗人白居易有一首五言绝句,题为《遗爱寺》,朗朗上口,世代流传:“弄石临溪坐,寻花绕寺行。时时闻鸟语,处处是泉声。”这首诗也引起了俄罗斯汉学家的关注,不同时期出现了四个俄译本。

第一个译者是鲍里斯·瓦西里耶夫(1899—1937),他特别喜欢白居易的诗,《长恨歌》的第一个俄译本就出自他的手笔。除此之外,瓦西里耶夫还翻译了白居易的五十多首诗。五言绝句《遗爱寺》,他译成了六行,下面是依据俄译本的节奏和韵律回译成汉语的译本:

玩弄小石头/很久坐在溪流边/
我独自行走/为赏花绕行寺院/处处
听鸟鸣/喧哗声来自山泉

瓦西里耶夫遵循以诗译诗,以格律诗译格律诗的原则,应当说译诗相当准确可信,只不过多了两行。

第二个翻译《遗爱寺》的是汉学家列夫·艾德琳(1909—1985),他先后出版过几本白居易诗选,翻译白居易的诗多达277首,是受人敬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。

艾德琳的译本,比瓦西里耶夫的多了两行,原作四行,译成了八行:

玩弄石头——/坐在溪畔心情
愉悦。/摘采花朵——/寻觅时绕
佛寺行走。/时时刻刻/我聆听鸟
儿的鸣叫。/所到之处/都有山泉
的流水声。

第三个译本出自谢尔盖·托罗普采夫(1940—2025)的手笔,他不仅翻译了《李白诗五百首》,还撰写了《李白传》,为中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。他主张等行翻译,《遗爱寺》原作四行,译作也保持四行,形式更接近原作。

或闲坐溪畔石头,或为寻花漫步行。我随时听见鸟鸣,到处都有泉水声。

但是这个译本的译笔过于简洁,“绕寺行”译成“漫步行”,毕竟遗漏了一个词,令人感到惋惜。

第四个译本的译者娜达莉娅·奥尔洛娃。她同样主张等行译诗,力求文字简洁,音韵和谐。

坐在溪边,玩弄着石头,/围绕寺院,把花朵观赏,/我随时听见鸟儿的啾啾,/到处都有溪流叮咚作响。

若把《遗爱寺》四首译诗相互比较,我觉得,娜达莉娅·奥尔洛娃的译本最好。

2019年奥尔洛娃和她的先生科布泽夫曾来南开大学外语学院访问,并为研究生举办讲座,受到好评与欢迎。那一次,科布泽夫给我带来了郭沫若和费德林主编的《中国诗集》四卷本的第二卷《唐诗》,我把刚刚出版的俄汉对照中国诗歌读本《李白诗读本》《唐诗读本》《宋词读本》《元曲读本》送给他们夫妇留念。我跟这两位学者一直保持着联系。

出的光。

哈,从阳台上望出去,景色非常奇异! 远远的地方有一些晾晒着的布在风中飘荡,天空是浅蓝色的,看上去还是白天。

“那就是八角亭,你上次到过那里。”芳肯定地说。

我也觉得那地方肯定是八角亭,我去过那里。我用目光努力搜寻那个亭子,却找不到。在我们的视野内,只有那些飘起来的白布,没有亭子。“八角亭呢……”我着急地反复念叨着。我忽然发现芳已经松开我的肩膀,独自溜走了。

现在我必须靠自己摸到楼梯口去了。这公寓里会不会有鬼? 我听过很多空房间被幽灵们占据的故事,有的幽灵还抓了小孩去。虽然已经开始发抖了,但我还是朝自认为是楼梯口的方向摸索。好,摸到楼梯扶手了,沉住气,下楼。那楼梯并不转弯,一直就通到了院子里。真诡异啊。现在院子里有了些微光,抬起头便看到了高大的槐树,那么高,简直通到了天上。那树上还有一个鸟窝。

就黑了。我根本看不清那栋房子的门在哪里。芳紧紧地搂着我靠近屋子,凑在我的耳边说了句什么。我突然不自在了,拼命地想找个借口离开。我对芳说,人家会把我们当作小偷的。可是芳不放过我,一把就将我推进了屋里。屋里是什么样子? 我不知道,因为什么都看不见。芳在我耳朵边说,我上回同她一道来过这里,我还在

串梦

残雪

这楼上观看了别人放风筝呢。我隐约记起有这么回事,好像发生在去年,我大病初愈的时候。芳又悄悄地告诉我说,在这屋里走不会有脚步声,所以不会有人发现我们。

被芳推着转了一个弯之后,我们上楼了。果然没有脚步声。那些房间的门似乎都关着,却有一个向外敞开的阳台透进光来。好像是街灯发

在城里生活久了,注意到一个现象:公交车上总是人很多,上下班高峰期甚至会拥挤不堪。但奇怪的是,车内鲜有人说话,大多数人捧着手机,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。也有个别盯着窗外看风景的人,可你仔细看,他们耳朵里定然塞着耳机,眉眼间透着疏离,一副“谁都不要来打扰我”的样子。

偶然间,我坐了一次乡村公交车,才发现情形与城里大相径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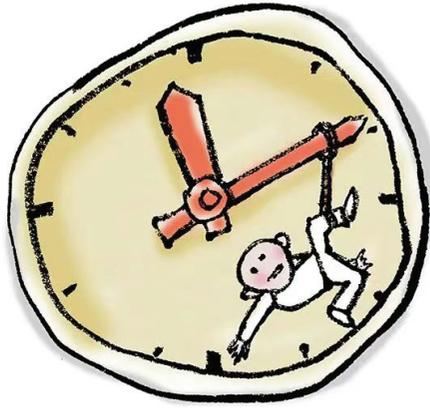
车是一样的车,不一样的是乘车的人。在清晨的乡村公交上,乘客大多是晒得黝黑的中年男人,他们要赶到城郊的建筑工地。然后是挑着菜筐的老农、竹篮里装着鸡蛋的老妇。中年男人笑呵呵地说:“老爷子,这么大年纪了还去卖菜,天凉了,可得多穿点哟。”“是去集上卖? 还是拿去城里送给儿女?”没等对方回应,周围就有人接开了话茬。

乡村的公交车上,哪怕彼此素不相识,也能你一言我一语地聊得热火朝天。从地里的收成聊到各种菜价,从家里的琐事聊到听说的新鲜事,你会发现,车上没有一个人看手机,谈笑声很快会填满整个车厢。大家的眼神是鲜活的,笑容是真切的。

窗外是连绵不断的稻田和错落有致的农家,车内是浓浓的人情味儿,这是乡村公交独有的人间烟火气。

乡村公交

董川北



真正的努力

不是让生活更忙碌
而是及时完成该做的事

●如梦令 林帝浣画

身旁。看着一帮儿女,她断断续续地嘱咐着:“谢谢儿媳妇,我的儿子让你们费心了! 家中的事让你们受累了!”我和妯娌已经泪眼婆娑。“以后,你们还要替我多操心家中的事情,照顾好丈夫、孩子! 帮我照顾好你们的公公!”她又嘱咐儿子、女儿:“要照顾好你们的爸爸,他一辈子给家里赚钱,不容易!”她说着、喘着,看着一帮儿女。

婆婆的“遗嘱”

殷秀玲

这个时候,正从学校往回赶的孙子、外孙先后到家。婆婆急促地抱住他们,眼角淌着泪水:“今后要好好上学,听爸妈的话! 可我看不到你们结婚成家了……”她已经喘得很厉害了,但仍坚持着,眼睛环顾四周:“还有一个呢! 还有一个呢……”一路狂奔的孙女也赶到了,扑倒在奶奶身边。婆婆用最后的气力,抱着孙女的头,几乎听不清

她说什么了。

她眼神渐渐变得离散,缓缓扫过每个人的脸庞,一一告别。最终,她走了,把自己的世界还给了儿孙。

婆婆去世后,收拾遗物时,我看到几件熟悉的衣物。我给她买的“老美华”外套,她穿着合身也很喜欢。但得知价格后,她坚持要退掉——我知道她是心疼钱。后来,她还是退了,换成了款式相似的另一个牌子的外套,并把差价给了我。还有一条桑蚕丝的豹纹围巾,带着外包装,静静躺在收拾整齐的抽屉里。那是在苏州丝绸博物馆买的,价格不菲。然而,新围巾一直被存放着,她舍不得戴。如今,它成了婆婆留给我的遗物,也是我永远的念想。

如今,公公已年届九十。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倒着班,轮流照顾老父亲。十年过去,谁都没有忘记婆婆临终前的遗言——她叮嘱家人要兄友弟恭,小家幸福美满,大家和睦相处,这样老人才能长寿安康。